

欽定三國志

魏

十四卷
七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

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
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
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
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
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
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
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
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
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
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

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

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
更民皆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
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
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
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
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
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
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
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
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事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

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

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

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

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

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

爲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

完三城於是或曰昱夢曰太祖曰卿當終爲
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

太祖

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
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
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
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
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
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
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
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耻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爲

尙書兗州尙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

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

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

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

厲與人多迂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
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
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
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
嘗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

望故位
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
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
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

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
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
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
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
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
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
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
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
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

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舍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幾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

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
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
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
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
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
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
之尙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
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

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
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傳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
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

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
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

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
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
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
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
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
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日本初擁
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

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
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

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
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
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
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
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
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
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
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
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
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
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
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
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
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待之敵人畏之此武勝
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
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
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

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

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

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

之言案魏書所云
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
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
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
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

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
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
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
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
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
佛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
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尙
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
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尙果爭冀州譚爲尙軍所
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
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

傅子曰河北旣平
太祖多辟召青冀

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
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尙及三郡烏

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
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

漢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
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丸之資招其死
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
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
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
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
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
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
已下尙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筭略達於事情太祖

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
尙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
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
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
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
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
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
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

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
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
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
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
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
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

命早終上爲朝廷憚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
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
諡曰

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誠

後太祖征荊州還

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傅子曰太

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

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

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
十二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
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
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
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
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
分棄命定事人心乃
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
爾何得使人忘之

子獵嗣

世諺曰嘉孫散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虜陶長栢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

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
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
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
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
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
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
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
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
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
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

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

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
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
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
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
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
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
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
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
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

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興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尙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

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

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
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
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
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
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
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
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
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
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
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

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尙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

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
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

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日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
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

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
翼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
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
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
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
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
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
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
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
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
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

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疆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

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

轉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
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
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
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
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
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
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
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

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
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
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
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
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
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
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
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
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
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浸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曹嗣曹

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憲人也

憲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

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卹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對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

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
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候使曄
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
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

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
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
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
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
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
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
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
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
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
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

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乘其
後勲窮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
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
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
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
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
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
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

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

至則克策如擘所度太祖還辟擘爲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

祖徵擘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會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

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

擘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擘答曰對明主非

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

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

和悅而擘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

問擘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

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

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擘

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太祖征張魯轉擘爲主簿

函問擘至一夜數十至耳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

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擘督後

諸軍使以次出擘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擘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

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

自漢中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

衆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

加散騎常侍曄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

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

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

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

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

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

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

虞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

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

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讐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

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
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
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
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
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
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
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
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
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
權爲吳王擘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
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並四遠此實然之勢
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
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逼與成所謀也不
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
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
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
之策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
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

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擘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擘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

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
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
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
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
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
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
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
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
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
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

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
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
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
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
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
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
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
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
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

故曄答曰魏室卽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
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
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

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

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未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鈞者

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

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尚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立日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立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母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

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

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幾論帝善之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尙以示濟濟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

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

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合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

請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
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
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
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
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
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
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
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
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

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
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
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
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
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
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
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
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
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
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

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

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

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

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

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

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

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

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

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

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

行竟無成而還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

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遇

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斂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

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

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

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

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誣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毋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

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得轉爲錄事矣

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

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

盾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曹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謬妄然于持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

夫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鄒颯等輕改法度會有日

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咎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

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
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
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
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
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
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
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

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

痛其言之失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信發病卒

齊書勳前賜收討凡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爲松答

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
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
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

主簿記室出爲邵陽殺翽

殺音都沽反翽音詡

贊令魏國既建與

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爲司空又辟資會兄爲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爲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爲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比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爲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

河東文帝卽位放資轉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黃初初

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

關內侯資爲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

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

西鄉侯資樂陽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

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栖於山巖視吳虜窟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疆寇鎮靜疆場

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
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
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
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
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
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
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
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

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

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

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
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
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
太守闔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
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
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

喻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

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
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
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

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德攝羣下內圖禦

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爲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旣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

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揚豐子後爲尚方吏帝景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旣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

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

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

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

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昨猶有曹休外
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
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
侯與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
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
其輦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
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
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
日可參平勃佯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
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
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
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
禪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
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名平劣自免於
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
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
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爲孫劉
于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
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齊王卽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

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

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

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

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

侯朝朔望位特進

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

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

勲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

曰敬侯子正嗣

臣松之案頭賁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

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尉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

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

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旣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

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

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

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

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

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日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
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
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
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
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
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
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本
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立
年四十餘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本
作二

郭嘉果爲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北
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臣龍官
按

此時不應稱獻疑爲見字之訛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
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楷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謀叛
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爲是

弊敝之民○敝毛本作劫臣明楷按劫音貴力乏也敝

音溪險也似應作劫又顏氏書證篇曰劫卽敝倦之
敝或者敝其敝字之訛與

劉放資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誤
搔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續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旣 溫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

臧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

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

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

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

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

節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紬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

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

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

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

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

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

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

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

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

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
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
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
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
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
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
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
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

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衝之會弘病卒

子潘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

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九歲人有道其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卽晉宣皇帝也

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

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

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
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
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
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
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
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
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
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
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
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

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

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

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
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
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
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
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
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
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

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
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
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
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
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
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
爲公田宣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
意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
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觀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觀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

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

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

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

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

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

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

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卽位封朗子遺昌武亭

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

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字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己來未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鄧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爲西曹

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某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

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鄰凡數萬口其
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
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
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
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
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
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
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
無虞習之績也

魏畧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
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

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譚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廬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畧封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

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

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察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

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

封列侯魏畧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徵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

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駿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

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
 冥瞋怒無度下吏噉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
 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
 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
 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
 復來如是再三思志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
 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
 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
 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
 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摔其頭又亂
 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
 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
 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
 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嘗自於墻壁間
 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
 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家二狗逐猪猪驚
 走頭掉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
 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
 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
 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

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
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
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
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
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
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畧曰旣世單

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
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
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

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
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
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
旣說將軍馬騰等旣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

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嶠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旣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旣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旣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旣

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
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
給軍食魯降旣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
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
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旣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
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
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旣旣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
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
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旣之武都徙氏五萬餘

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

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若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

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顛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諭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虛自疲弊耳使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黃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駢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逸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樽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闕之猶卞莊子

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
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
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
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
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旣進
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
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
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卿謀畧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
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

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
爲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
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
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至
櫛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
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
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
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
覆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

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

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畧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

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昨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困

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

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

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

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

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茲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

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

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畧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藍字彥明少

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擿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爲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前在鄴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井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

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

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

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

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

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

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畧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鄆陵侯彰驍騎司馬

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

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

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使修等還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

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誣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畧曰初旣爲

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旣於鄉里名

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
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黃初四年薨詔曰
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

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

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

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卽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

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

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

在夏侯玄傳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命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

孫資資以爲有籌畧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才能多

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忤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

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
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
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
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
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
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
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
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

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畧曰建

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

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畧曰達

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爲郡吏

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達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名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達絳人旣潰援聞達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達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爲請遂得免

魏畧曰援捕得達達

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

遂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初達過皮氏曰
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各姓

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

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

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

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

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

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鬲以加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魏畧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爲視

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教之力不能

解爲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
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
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

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臧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免然大祖心善達以爲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大

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
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
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
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
獄取造意者達卽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
也不卽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

授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借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大達猶行其意而癭愈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

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

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鄒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

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議爲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擄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時鄆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所在給其康食

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
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卽王位
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
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

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

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

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

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

魏畧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

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

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

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
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
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
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
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
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
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

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
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
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
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
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
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
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
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
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併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

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
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
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
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
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
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
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
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
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達休軍幾無救

魏畧曰休怨
達進遲乃呵

賁達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
日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

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况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

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

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

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勲没而見思可謂死而

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畧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

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充咸熙

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

爲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畧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

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

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

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

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

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糗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其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

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
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
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
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
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
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
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問裁署冗散出守解長
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
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
爲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
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
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
倉會太祖爲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
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
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
繩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
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鬣髡刑五歲輪作未竟
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
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
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

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
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槩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
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
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
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
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
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
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
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
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旣領京兆
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
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
責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
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
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
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
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

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與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茄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陵○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塢車箱渠據
此當作戾陵渠爲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本
添麤太平御覽作惡

爲世好士注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
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子鄴字仲子多仲

魏志卷十五考證
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張
張旣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充咸熙中爲中護軍注孚本姓馮復改爲李○北宋本
作後改爲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魏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

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

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

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餽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選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爲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

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

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

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

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與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

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

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

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

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

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

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靡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

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
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
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怨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則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

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
極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
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
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
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
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
愉咸熙中爲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
百官名山濤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
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
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
陽徙茂陵延年徙
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

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
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志也舉孝廉
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
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
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
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
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

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

魏略曰
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
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
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
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
其闕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
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太祖旣定

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

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
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張晟寇殺澠間南
逼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
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
彧曰杜畿其人也

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於是遂拜

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
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
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
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

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度

郟音豆魏略曰初畿

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

傅子曰先云旣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

爲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

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

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濮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

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
士樂詳由

畿而升至今河東特
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

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

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

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

然矣增秩中三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二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

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

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

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

魏國旣建以畿爲尙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

關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

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

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

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

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

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

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

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

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

死於黑

故尙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

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

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尙書

僕射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

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

義與此不同義恕字務伯太和爲散騎黃門侍郎杜

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

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爲相

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

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

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
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
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
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遶難繞天略而
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
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
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
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
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
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

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

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堯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

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

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
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土
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
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
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
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

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

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

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

見轉爲吏部郎荀侯出爲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

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

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陞

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
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
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
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
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
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
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
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
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
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

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
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
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
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
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
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
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
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
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
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

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

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
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
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
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
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

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

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

非社稷重臣猶尙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
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
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

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
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
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
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
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
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
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
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
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
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

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
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
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
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

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爲

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旣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以疾去官鳩因其壘墮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

人多爲恕言者

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

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尙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

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
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
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
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
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
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
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
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
使人割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
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
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
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
行之耳毅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那僕是僕也呼爲非邪
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
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
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

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
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
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
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
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
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
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
皆得其體無有不
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

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

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

日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
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謙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

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
畿爲太守亦甚好學暑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
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
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
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
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
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
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
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擬其切

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
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

卒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
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
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
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
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
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
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

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爲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謨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闕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合聞選爲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

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

卓爲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

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察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懼服二也袁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
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
負霜露之勤臨鋒屐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
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
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
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
衆怙力將人人綦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
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
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夫以
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
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
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
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
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
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
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
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
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

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樊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秦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秦小子袁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秦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有男女多以鄭爲字辟

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

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
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
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
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
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
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
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
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
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

尋郡界下溼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
邊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
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
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
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
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
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
淸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
秋日

淸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爲不
七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

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
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爲卿
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
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
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
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
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
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
甚得其理舊天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
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
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

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
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
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
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
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
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
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

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

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
初熾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溜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
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
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

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舉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
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
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典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

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

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

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燠

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
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

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日
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

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
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

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
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鋤治

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
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

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緡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

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命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侗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又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

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旣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
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
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愉咸熙中爲尙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女宋本作女兒

杜畿遂詭道從郟津度注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閱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閱誤作關照冊府改

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監本誤作
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宋
本作康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該○後漢書注作乃從南陽
步步詣許從該

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作

子寬

臣龍官

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皆兄

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畿季子寬可知子字爲
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爲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後漢
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與等破散竄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礧山○何焯曰渾爲
涇隸部在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南郡
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在馮翊無涉此因前有渾爲邵
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邵陽之誤

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瓘

歲爲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
○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

臣照

按經綸本易屯象傳而

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大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

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
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
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
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
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
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
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
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
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

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
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狗
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
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

都亭侯從征袁尙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

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

頓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

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

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

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
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
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
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
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
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
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
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敎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
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
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
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
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
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
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
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

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類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

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

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

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

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

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

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

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

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

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
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
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
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
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
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
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
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

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
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
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
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
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
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
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
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
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

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狐離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

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

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
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
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
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
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
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
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
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

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

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旣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臧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遷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
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
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
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
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
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頓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
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拜爲安遠
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
聖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
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
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

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
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
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
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奮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
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

映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

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
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
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
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

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
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
朔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
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
處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

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
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
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
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
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
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
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
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

淵及殺淵備曰當得
其鬼用此何爲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

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

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
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
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
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
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
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
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
中郃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
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

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
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

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

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

卷

卷音墟
權反

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滎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旣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

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
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
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
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
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
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
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
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
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松

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

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
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氏與太祖
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郟夏陽餘賊斬梁
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
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
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
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

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豕羽見四豕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
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
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
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
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
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
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

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
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
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
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
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
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
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
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
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

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

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鯁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

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贊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

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旣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

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

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

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

封靈餼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

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餼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

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魏志卷十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
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
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
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遠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雜
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與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尙若斯○
宋本作尙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云

文帝卽位封靈郃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字宜
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